

十二小錢鏢

五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白羽

批校 葉洪生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十二小錢標

五

原著 白羽
批校 葉洪生

73·12·0724

·8404316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十二金錢鏢第五冊

著者 白

批校者 葉

發行人 王

洪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
定價：全七冊新台幣八四〇元

以喬茂的「單一觀點」貫穿兩章，所有故事情節全由其心中想、眼中看、耳中聽交代。洵為最上乘的現代小說技法。

第三十六章

三鏢客結伴探賊巢 九股煙懷妬甘落後

店房中暑夜燈昏，三鏢客扯起濃鼾來。九股煙喬茂瞥了一眼，恨恨不已；暗罵道：「你們這群東西，哼哼，你們不用裝著玩！你們背著我去？你們去就去吧，你們用我就用吧！……」忿然站起來，將門窗門上，燈光撥小，心說：「我看著你們走！」

紫旋風閃成梁和沒影兒魏廉在一個床上；喬茂最後睡，自然就睡在床外。臨就枕時，故意的長吁了一聲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你們哥三個睡了，就剩我了……咳，這一趟差點沒把我嚇煞！弄得我渾身骨頭疼，娘拉個蛋！把我的鼻子也搗破了。……睡一覺吧，明天還得回去，怎的這麼乏！」念念叨叨，同伴一個答腔的也沒有，只有鐵矛周翻了個身，頭向裡睡去了。

這時候也就在二更剛過，店裡的客人多半剛才就寢；院中還有幾個人乘涼，嘈雜的聲音漸漸的寂靜下來。九股煙睜著眼，靜看三人的動靜。約其有一頓飯的光景，這個裝睡的人竟漸漸瞌睡起來，心裡一陣陣的迷忽；再耗下去，要真個睡著了。

朦朧中忽然聽對面的板舖上「呼嚕」的一響，似打了一個沉重的鼾聲。喬茂急將倦眼一睜，

倦怠的精神一振，把頭略微抬了抬，雙眼微眇，往對面鋪上看時。昏暗的燈影中，果然見沒影兒魏廉伸出一隻手來，往紫旋風閃成梁一推。

紫旋風閃成梁霍的坐起來，低聲道：「還早點！」

九股煙暗罵道：「好東西們！」暗憋著氣，紋絲也不動，雙眸微啟，只釘住閔、魏二人的舉動。

閔、魏兩人坐在床上，竟不下地，只聽悉悉索索的響，似正穿衣裳，又似鼓搗什麼。獨有鐵矛周季龍，在喬茂背後床上睡著，一點動靜沒有。喬茂想道：「是了，周老三這一回大概跟我一樣，也挨用了。……咳，我不如把周老三招呼起來，我們兩個人合在一處，也淌下去。是這麼著，鐵拐把眼擠，你糊弄我我糊弄你！」想得很高興，趕緊閉上眼，打算等閔、魏走後，立刻喚醒周鐵矛，跟蹤綴下：「你們夜探荒堡，我們也不含糊啊！……」

不意閔、魏二人坐起多時，還沒下地，突有一物從他身後直伸過來，竟輕輕向他臉上一拂，九股煙吃了一驚，立刻省悟過來；忙作迷離之態，喃喃的哼了一聲，伸手亂拂落了一把，身子也蠕動了動。那拂面之物立刻撤回，緊跟著身後瑟瑟的響了一陣；出乎意外，鐵矛周也悄沒聲的坐起了。

九股煙這一氣非同小可，暗罵道：「哼，好小子們！你們三個人全拿我當漢奸哪！……你們誠心跟我姓喬的過不去。你們合了夥，各顯其能，單拋我一個人；教我栽跟頭，沒臉回去見人。好！就讓你們拋罷。咱們走著瞧，還不定誰行誰不行哩！」

九股煙惱恨極了。就在這時，聽紫旋風噗嗤一笑，霍地竄下地來。跟著沒影兒魏廉也躡腳下了地，悄悄過去拔門。那鐵矛周看似忠厚，尤其可恨；他竟俯在喬茂臉上端詳他，試驗他睡熟沒有。九股煙沈住了氣，一任他查考。

過了片刻，鐵矛周一長身，竟從喬茂身上，竄下地去。三個人湊在一起，低聲忍笑，附耳悄言。只聽沒影兒說道：「他怎麼樣？」紫旋風笑道：「別叫他了，當心嚇著他！」

三個人輕輕的、急急的收拾俐落。鐵矛周將長衫包在小包袱內，打成了捲，往背後斜著一背；把那柄短兵器竹節鋼鞭抽出來，也往背後一插。紫旋風和沒影兒都空著手，一點東西沒拿；毫不遲疑，竟這麼結伴出房而去。倒是鐵矛周季龍，雖然惡作劇，臨行時仍到喬茂臥處看了看，又替他門了門，熄了燈，然後開窗竄出去。

三個鏢師結伴走下去了，把個九股煙氣得肚皮脹。傾耳靜聽，知三人去遠；這才坐起來，點上了燈，在床鋪上發怔。一霎時思潮湧起，怨憤異常；搔搔頭，忙站起來，到閔、魏的鋪上一摸，那知他兩人的兵刃早拿走了。

喬茂這才明白：閔、魏二人是主動，早有準備，把兵刃先運出去，安心要用自己的。九股煙賭氣往鋪上一倒，罵道：「你們用我麼，我偏不在乎；你們露臉，我才犯不上掛火。你們不用臭美，今晚管保教你們撞上那豹頭環眼的老賊，請你們嘗嘗他那鐵菸袋鍋。小子！到那時候才後悔呀，嘻嘻，晚啦！我老喬就給你們看窩，舒舒服服的睡大覺，看看誰上算！」

九股煙躺在板鋪上，於昏暗的燈光下，眼望窗前，沈思良久。忽然一轉念道：「這不對！

一轉念。

二轉念。

萬一他們摸著邊，真露了臉，我老喬可就折一回整個的。明明四人同訪鏢，偏他們上陣，偏我一人落後。教他們回去，把我形容起來，一定說我姓喬的嚇破了膽，見了賊，嚇得搭拉尿！讓他們隨便挖苦，這不行，我不能吃這個，我得趕他們去……」這樣想，霍地又坐起來。

但是，他又一轉念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緩下去太險。這一出去探堡，賊人是早驚了；事情挑明了，人家還不防備麼？哼！這一去準沒好，明知是陷阱，我何必還往裡頭跳呀？」還是不去的好。

三轉念。

但是，他再一轉念：「不對！不去也不行，太丟人！」左思右想，猛然想起了最穩當的一招。還是立刻緩下他們去，卻不要跟在他們上前，只遠遠的看著。「是的，訪出真章來，見一面，分一半；我在後頭跟著，自然也有我的份，我不是親身到場了麼？」但是，如果竟遇上風險呢？「那就任聽三個冤家蛋上前挨刀，我卻往後一縮脖子，就脫過去了。對對，是這麼著！我不進堡門，只在外面淌著。」

閱此拍案叫
絕！古今描
寫「開口跳
」心理，殆
無人能出白
羽之右。真
乃天下奇絕
妙文！

越想越妙，這法子實在好。九股煙立刻站起來，把渾身衣服綁紮俐落，立刻探頭向窗外一望，又抽身向房內一巡。停步搔頭再想：「這法子的確妙，不可游疑了。而且，這得趕緊辦，別等著湯涼飯冷再上場！」

於是他霍地一竄，重到窗前。伸手開窗，穿窗外竄，嗖的一溜煙，人已聳到店院中。閃目四顧無人，一抬頭，望到店牆；又一伏身，早已竄上牆頭。然後裡外巡視一下，刷的又竄回來。這時候天昏夜暗，正交三更。

九股煙第二次穿窗入內，抄兵刃、插匕首、跨百寶囊、打小包袱；把一切斬關脫鎖的家伙，都帶在身上。這才翻身，穿窗出屋，將門留了暗記，墊步擰身，躍上店牆。

外面雖是鱗次櫛比的民房，此時早已家家熄燈入睡，悄然無聲。九股煙低頭看了看近處，然後一抬頭，手攏雙眸，往遠處一望；有一片片叢林田禾遮住視線，看不見古堡。他那三個同伴，紫旋風、沒影兒、鐵矛周季龍，早已走得沒影；苦水舖全鎮的街道，內外空蕩蕩，渺無人蹤。

九股煙立刻伏身往上一竄，跳落平地。又一擰身，施展輕功小巧之技，登房越脊，捷如狸貓，展眼間，飛竄到鎮口邊上。立刻從民房上一飄身，往鎮口外一落。腳才沾地，驀地從鎮口外牆根黑影下，跳出來一人，只差著兩三步，險些跟九股煙撞個滿懷。

那人嚶呀一聲道：「嚇，嚇死我了！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九股煙也嚇了一跳，料道這人許是蹲牆根解溲的，猝不及備，脫口答道：「我……是走道的。」拔步就要走。不想那人猛截過來，喝道：「不對！你是走道的，怎麼從牆上掉下來？你……你不是好人！」

九股煙往旁一閃道：「你才不是好人呢！」扭頭仍要擇路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是打更的，你這小子一定不是好人，你給我站住！」

喬茂一看不對，心說：「真糟，太不湊巧了！」徬徨四顧，陡起惡意；竄過去，冷不防，照那人「黑虎掏心」就是一拳。那人只一閃，把喬茂的腕子刁住，順手一掄；咕咚一聲，摔了

個狗吃屎。

出乎意外，這更夫竟有兩手！喬茂立刻「懶驢打滾」竄起來，撥頭就跑。這更夫頓時大喊：「有賊，有賊！」驚然間，從牆隅街尾，應聲又竄出來一個人；短打扮，持利刀，一聲不響，飛似的奔過來截拿喬茂，掄刀就剝。

九股煙吃驚道：「又糟了！」也虧他有急智，百忙中往四面一尋，外面是荒郊，這容易逃，不容易藏。又往鎮內一望，這層層的房舍，段段的街道，處處有黑影，自然不易跑，但比較易藏。立刻打定了主意，罵了一聲，抽刀一晃，回身一竄，立刻上了道旁的民房，心想：「這兩個東西萬一真是打更的，便不會上房，就逃開了。」

但這才是妄想呢！一個更夫斷不會一伸手就把他摔倒一溜滾，這分明是勁敵、行家。這兩個行家齊喊：「拿賊！」條分兩面，一齊竄上了民房；而且一齊亮出兵刃，苦苦的來追趕。

這一來喬茂大駭，更不遑思忖，霍的騰身一掠，從一所民房躍上另一所民房，那兩人也一竄，越過一處民房。九股煙越加驚疑，慌忙的一竄一跳；連連逃出六、七丈以外。略略停身，倏然伏腰，一頭縱下去，身落在平地小巷內。

那個人「吱」的吹起一聲胡哨，霍然分做兩路。前一個跟蹤跳落平地，在背後急追；後一個身據高處，連連迸跳，仍從房頂上飛逐。一高一低，一跟蹤，一掠空，如鷹犬逐兔，星馳電掣；把個九股煙趕得望影而逃，寸步也不放鬆。

九股煙一面逃跑，照顧四面；怕暗影中再有埋伏，受了暗算。心中說不出的驚惶、懊惱，

尤其怨恨同伴無良。他本可與這兩人拚鬥，卻成了驚弓之鳥；其說動手，連動手的念頭也沒有。而且江湖道的規矩，無論遇何兇險，也須避開追兵的眼目，方敢入寨。

九股煙一開頭苦奔荒郊，倒可以倖免；他卻驚惶失智，竟一溜煙的搶奔店房，才覺出不妥，這豈不是引狼入室？急回頭一看，還想把兩人調開。不料那房上的追者，用一種奇怪的調子，連吹了幾聲胡哨；聲過處，突然從集賢客棧房頂上，應聲也發出來低而啞的回嘯。

這時候九股煙登高躍低，一路狂奔，已經斜穿小巷，躍上店舍東鄰的隔院，心想再一跳，便入民房；斜穿民宅院落，可以障影攀牆，潛登店中的茅廁。再溜下去，便可以假裝起夜的人，潛入己室，就脫過追捕人之手了。

再想不到胡哨聲中，猛一抬頭，瞥見集賢客棧，南排房脊後，驀然長出兩條人影來。緊跟著，東房脊後，也閃出兩條黑影。這四條黑影公然也口打微嘯，與追捕的兩人相為呼應。九股煙大駭，他的心思如旋風的一轉，立刻省悟過來，這兩夥人分明是一夥。並且立刻省悟過來，鎮口所遇的人，那裡是什麼娘的更夫，分明是荒堡潛派來窺探鏢客的賊黨。

九股煙嚇了一身冷汗，卻幸見機尚快，一不見是路，猛然抽身，撥頭再跑。登房越脊，飛似的改往鎮外狂逃去；一面逃，一面回頭瞧。果見那兩個巡更的，衝著店房上四條人影，也不知通了一個什麼暗號；四條人影忽的全竄過來，一聲不響，結伴窮追下來。

九股煙把剛才與同伴嘔氣的打算，早拋到九霄雲外，也不跟蹤了，也不探堡了，也不尋鏢了。兩眼如燈，急尋逃路；腳下一攢勁，直竄出數丈以外。頭像播浪鼓般往回一瞥，便一頭鑽

入一條小巷內，伏隅一蹲；但追趕他的人已電掣的趕到。

九股煙心上一游移，暗道：「不好，這裡藏不住！」聽上面廳的一聲，似從高處又追來一人。九股煙竟沉不住氣，忙鑽出來，撥頭又跑，跑出數步，倏又變計，不再順路竄了；順路跑。未免看不見房上敵人的動靜。他就奔到一家民房牆根下，廳的往上一拔，由牆根跳上人家屋頂。第二次把身影蹤起，連連迸躍，從人家一排排的房頂上，一路飛竄。

但趕他的人立刻瞥見，立刻胡哨聲起，幾個人都上了房，依然前前後後，合攏來包抄他。九股煙越慌，竟顧不得有聲音沒聲音，有動靜沒動靜的，踏得人家屋瓦戛吱吱的山響。連踏過四、五家宅院，到簷牆交錯，黑影遮掩處，九股煙就忙忙一伏身，還想藏躲。

他既疑心生暗鬼，這院中不得人心的狗又猛然驚吠起來。跟著又聽得廳廳竄過來兩人，似已尋見他。九股煙害了怕，爬起來，竄上房又要逃。這可更糟！恰有一敵人，剛從房上趕到，兩個人幾乎碰了個對頭。九股煙慌不迭的一抽身，竄到鄰舍，敵人也立刻跟竄到鄰舍。

隔院的狗大吠，九股煙急一頓足用力，敵人倏倏打過一件暗器來。這卻是一座灰房，大概很失修了。九股煙閃身躲避暗器，往旁一竄；腳下一滑，「呼拉」的一聲，帶下一大片灰泥。一個「吊毛」，撲登一聲，整個翻下房來，掉在地上。

這裡正是人家的跨院。那賊人不知怎的，也似一滑，也撲冬冬的掉下來。動靜很大，敵人更毫無顧忌，吱的吹起一聲胡哨。

兩個人相隔一丈多遠，九股煙霍地竄起來；賊人也霍地竄起來。冷笑一聲道：「那裡跑？」

搜頭蓋頂，趕過來一刀。九股煙那敢還手？喇地往旁一閃。鳴的一聲，後面撲過一條狗，汪汪的對二人亂叫。那本家的人立刻在屋裡大聲咳嗽，拍山鎮虎，作出響動來。賊人毫無忌憚，吱吱連打胡哨。

從東面、北面，首先竄過三個敵人，都掠空一竄，落到院中。這就要壘中捉鼯，擒拿喬茂。內中一個高身量的賊尤其兇猛，握著刀，兩臂大張，做出攪人的姿式，道：「小子，來吧！」惡虎撲食衝上來，右手刀一晃，左手來抓喬茂。

喬茂不敢還招，一晃小腦瓜，一個翻身走勢，竟沒躲閃開；被敵人一把，將包頭抓住，兩下較勁，各往懷裡帶，嗤的一聲，把包頭扯下一半來。

九股煙恍被焦雷轟了一下似的，失聲銳叫，耳畔嗡嗡冒火。但是腳底下還明白，就勁往前一縱身，竄上西面民房。腳才著簷口，倏又有一條黑影撲到。刀光一閃，斜肩帶臂，往外一揮。砍雖不著，九股煙卻已立不住腳，身軀又不敢往後閃；也虧他身法輕靈，倏地往左塌身，用力往旁一展，手中刀就勢照敵人掃了一下。

敵人微微一閃，九股煙乘機斜竄出五、六尺，已到了北山牆頭。回頭一瞥，就在院中本家房主人狂呼：「有賊！」的聲中，敵人已一個跟一個，跳上了房，齊往自己這邊擠來，單給他留出東北角一隅之地的退路。

喬茂覷定了這東北面，似是一排小草棚；立刻腳下攢力，飛身縱起來，往草棚上一落，隨即騰身而起。卻真倒楣，這草棚也禁不住人踩，嘩啦的塌下去。喬茂忙一挪步，幸已拔出腳來；

一路寫喬茂
逃竄，忽張
忽弛，文情
不測之至。

略一停頓，敵人聽的從三面撲到。

九股煙喬茂百忙中一望前面，是一道矮牆，相隔一丈多遠。心似旋風一轉，料還竄得過去；腳尖一點，登草棚邊牆，立刻地「旱地拔葱」，騰身而起，往前面牆頭一落。腦後突有一股子寒風襲到；九股煙一低頭，一縮脖，嗤的打過一枝袖箭來。

九股煙嚇得一身冷汗，連回頭都不敢，頓時往下一飄身。但才一落腳，便覺得地勢不對；再想換力，如何來得及？「噗嗤」的一下子，腳踏入泥坑裡，大概是尿窩。身子便不由得往前一栽；趕緊的雙手抱刀，急一拄地，一拔身，又就勢往旁一竄。腳踏實地，這才用力一登，又一迸，跳出泥坑來了。

接連三個「也這麼」，快筆如風，一齊落坑！

緊接著兩個敵人跟踵趕到，也這麼一飄身，也這麼一落地，也這麼「噗嗤」一聲，照方抓藥，頭一個人掉在臭坑裡了。未容得聲喊，第二個賊也接著掉在臭坑裡了。九股煙絕大歡喜，敵人卻大罵倒楣。兩個賊人拔出腿來，忿怒之下，又吱吱的連吹呼哨。聲過處，外面也吱吱吹起胡哨，響應起來。

九股煙曉得敵人是聚眾。敵人不知有多少，就這麼幾個，便搪不起，何況再勾兵？九股煙喘吁吁脫出臭坑，跳上又一道短牆；努目急往外瞭，心中大喜。這前面只隔著一條狹巷，便展開了一片曠地。這分明是一路狂逃，已經臨近鎮外了。敵人明目張膽，追擒自己，一點顧忌也沒有；像這樣總在鎮裡繞，決計脫不開他們的毒手，自然還是往鎮外荒郊逃跑的對。況且，敵人墜坑深陷，自己得以乘機先登，這真是運氣：「這可逃出活命來了！」

九股煙既驚且喜，思潮萬變。殊不意樂極生悲，只顧前面，冷不防在這一霎時，聽背後喇的一聲。再躲已來不及，嗤的一下，硬硬的，尖尖的一件東西，直穿入九股煙的後臂。「嚇，好疼！」連摸屁股拔刺的工夫也沒有，帶著這暗器，捨命的往外竄去。竟沒夠著對面牆，半空掉下來，落到平地。踉踉蹌蹌，急鑽入面前黑忽忽一道小巷內。然後藏身拔劍。一枝瓦稜鏢整打在右臂上，入肉四分，熱血隨鏢濺出來，弄了一手。

「真他娘的倒楣！」九股煙喬茂恨罵了一聲，把這枝鏢信手一丟，拔步往前奔去。出了小巷，有一道斜土坡當前；越過斜坡，便是曠野地。喬茂如同死囚遇赦一樣，心想：「這可逃出活命了。」精神一振，縱躍如飛。剛剛的往土坡上一竄；坡前大樹後，聽的竄出一條黑影，疾如飛鳥，掠到喬茂身旁；「飢鷹搏兔」，探掌便抓。

九股煙嚇得一哆嗦，抽身便跑，但已稍遲；刮的一把，被敵人捋住左肩頭。喬茂一著急，「金蟬脫壳」，一俯身，一躬腰，按住敵手，拚命的一拱；立刻把這個敵人，從自己身後拱起來，猛然用力往外一拋，蓬的一聲，立刻把這敵人從自己頭上拋出去；咕碌碌，正從坡上滾到坡下。

喬茂頓覺得肩頭上抓處，熱刺刺的生疼。也就顧不得，急聳身形，往坡下一縱，從敵人身旁竄過去。不管敵人如何狂嘯，立刻飛奔青紗帳。心中說不出的又驚又喜，居然被他打倒了一個敵人！

但是坡上挨摔的敵人爬起來，吱吱的連打胡哨，衝著苦水舖高聲喊：「托漂子萬的點兒，

調侃得妙！

往旋兀裡扯活了。併肩子，馬前團上他！」喬茂立刻聽明，這切語是說姓喬的往地裡逃跑了，催黨羽火速前往圍攻。

九股煙心中害怕，一頭鑽入青紗帳裡面，將身順著田壟躺倒。心想：「我不動，你就搜不著。」側著耳朵，聽四面的動靜。果然工夫不大，外面竄過來，奔過去，似至少也有四、五個人，圍著這青紗帳，來回搜尋。九股煙心說：「天氣熱，我老人家索性也不探古堡了，也不回店了，我就在這莊稼地睡一夜覺，有事咱爺們明天再說；好賊，看你有多大本領，能把我怎樣？」只是睡在這裡，地潮溼，氣悶點，屁股也疼點。

「理他呢！我老人家是不到天亮，絕不出去了，哼哼！」九股煙在田中鬼念，直耗過半個更次，一點也沒動。夜靜聲沈，分明聽見那幾個敵人搜來搜去，搜了一陣，腳步聲越走越遠，大概又奔苦水舖去了。九股煙一咕碌爬起來，自然連半個人也沒有。「哈哈，兔蛋們，到底教我給耗走了！」仍不放心，又蹲下來，攏眼光，再往外偷看。

看了東邊，又溜到西邊；看了北邊，又溜到南邊。饒他十分小心，可是黑夜中碰著禾稈，難免作響。費了很大的事，把外面都窺探清楚了；九股煙道：「好兔蛋們！你們全走了，我老人家可要回店了。」伸頭探腦往外走，鑽出青紗帳，四面都沒有動靜；又越過斜坡，四面仍然沒有埋伏。九股煙心中明白了，這群東西們一定搜尋紫旋風、沒影兒去了。把顆心頓時放下，一直的往苦水舖鎮甸走去。

不料剛剛望見小巷，忽從巷邊房脊後，冒出一條人影來；立刻吱的一下，吹起低低的一聲

胡哨。九股煙大駭道：「不好，還有埋伏！」抽身就往回跑。也就是剛剛轉過身來，突從斜坡那棵大樹上，撲登的跳下一人。刀光一閃，哈哈一笑，把退路給截住。

九股煙失聲叫了一聲，抹頭急往旁邊跑。只跑出三四步，立刻又從小巷房頭，竄下來兩個人影，箭似的奔喬茂背後撲過來。九股煙越慌，拚命往青紗帳鑽；更沒想到，這青紗帳剛才沒有動靜的地方，忽然有了動靜；竟也毫不客氣的竄出一個人來，縱聲狂笑道：「相好的，爺爺早等著你啦！」

胡哨連吹，頓時前前後後，聚攏來五六個敵人，倏然地抄到身邊。九股煙悔之不迭，急張眼四顧，尋覓逃路。苦水鋪鎮外，一片不少田地；但只麥田豆畦為多，高粱，玉蜀黍地，近處只有兩三處，都被敵人扼住，闖不過去。

九股煙二目如燈，伸手重拔下短刀，又一探囊，摸出石子，立刻拼合往前衝突。先奔到東面田邊，東面近頭站著一個敵人，抖手中兵刃，嘩唧唧一響，喝道：「姓喬的，咱們爺倆有緣！」九股煙不禁一哆嗦。黑影中注目急看，這敵人手中拿的正是對雙懷杖；這敵人正是劫鏢也在場，探廟也在場的那個粗豪少年賊。這少年賊杖沉力猛，九股煙曾被他一杖，險將短刀磕飛。九股煙這時候那敢迎敵，急急一抽身。又往回跑，改奔南面竹林。南面也站著一個少年賊，手提一把劍，把竹林阻住。九股煙側目一瞥，這個少年使劍的賊似曾相識，大概就是探廟時生擒他的那個人。九股煙倒吸一口涼氣，撥頭又奔西面，西面就是苦水鋪鎮甸了。

他這一打旋，可就給敵人留下了合圍的機會，五六個敵人倏然的往當中擠來，內中一人喝

道：「相好的，趁早躺下吧！你小子的夥伴，都教太爺們收拾了。只剩下你，還有什麼活動？」

九股煙急怒交加，便要與賊拚命。一雙醉眼一轉，忽望見北面那敵人，似乎手法軟點，也許就是剛才被自己摔倒的那一個廢貨。九股煙噉嘍的一聲怪號，唰的往北一竄，掄手中刀，照那人便砍。那人霍地一閃，挺刀猛進；九股煙驚的又往旁一閃，揚手喝道：「看鏢！」把手中那塊飛蝗石子，照敵人劈面發去。這北面敵人慌忙往左一閃，九股煙一溜煙挺刀撲過來。

那敵人卻也了得，雖往左閃，卻往右一擋，橫刀逼住喬茂。喬茂再往回退，已經來不及，刀鋒碰刀鋒，叮噹一聲響，激起一溜火星，那敵人依然把樹林擋住。九股煙手腕被震得發麻，竟倒退下來。猛回頭，四、五個敵人，壘中捉鼉，悄沒聲的都掩到背後了，九股煙眼看就要倒楣。

但九股煙沒有別的本領，還仗他身法輕快，手底下賊猾。一轉眼間，未容敵人近身，他怪一聲，就唰地一個「夜戰八方」式，用力打個盤旋，刀花往下急掃。看樣子好像要拚命，敵人為護下盤，齊往起一竄；九股煙趁這來當，一伏身，颯地往東猛竄。

使雙懷杖的敵人喝一聲：「打！」嘩唧唧一響，雙懷杖挾風當頭砸來。喬茂再不肯上當，這傢伙掃上一點，都受不得，決不能硬碰。喬茂就忽地一矮身，左肩頭找地，就地一滾；「懶驢打滾」，「黑狗鑽檔」，唰唰唰，直翻出四、五步去。

不是驢就是狗。妙極！

這招術好漢子不使，喬茂倒不在乎，只求逃得了性命。

這一下，果然出乎敵人意料之外，然而喬茂已翻滾到使劍敵人的腳下。敵喝道：「那裡